

世象攷微

丁國榮 著



SHI XIANG XIE WEI

微觀象世

李立題 長沙李立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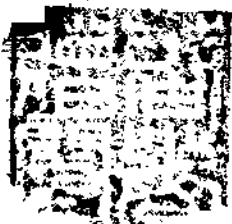
山東省圖書館

惠存



贈閱
一九九四、六、八

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題



序

陈敏仁

国鑫系大学同班同系好友，一生坎坷，干过苦力，踩过塘泥，烧过砖瓦，织过渔网，扫过厕所，做过小贩，放过牛，当过右派，是个十足的“杂家”。

他命如纸薄，却心比天高，甘于淡泊，长期身处逆境，仍笔耕不止，编著有《历史在这里踏步》、《沧海拾遗》等书。《世象撷微》是他近年来在《湖南盟讯》、《长沙晚报》、《文史拾遗》、《湖南文史通讯》、《楚风》等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其中杂文《好事何必多磨》，曾荣获1989年中国首届微型文学作品大展三等奖；中华传统诗词《如梦令》、《重游南岳衡山》，在1993年第七届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北京笔会中，曾荣获全国大赛二等奖，他本人被吸收为北京《东方文艺》创作员。

他的文章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其中某些杂

· 世象撷微 ·

文、小评论，若谓为“投枪”，则是明枪而非暗箭，若视为“警世箴言”，又恐招拔高之嫌，说能起针砭时弊的作用，则不为过也。

如是观之，姑妄言之，是为序。

1993年8月15日于武汉食品工业学院

自序

丁国泉

新中国建立前，曾以白水的笔名发表过一些“豆腐块”，因命途多舛，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全部付之“丙丁”。

这本《世象撷微》小集子收入的杂文、访问、诗词、小评论、故事新编等60多篇（首），是解放后担任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会内部刊物《湖南盟讯》主编前后写的，其中虽多数已见诸报端，但并不完全“自我感觉良好”，仍觉有些文未尽言，言未尽意；有的则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待字闺中”。

这本小书，溶知识性、资料性和趣味性于一炉，有一定的可读性，愿至亲好友和爱听暮鼓晨钟的人们喜欢。

——1993年教师节于省民主党派大院

目 录

金盆岭纪行·····	(1)
拆“墙”填“沟”·····	(5)
难忘的1958年除夕·····	(10)
工地“亮相”·····	(13)
一次夭折的批斗会·····	(15)
对《纪念白求恩》中一处用词的质疑·····	(18)
牛棚吟（七绝）·····	(20)
“但愿子孙贤·····”·····	(21)
忆江南（单调）·····	(23)
读陈昊苏《忆秦娥》·····	(24)
“我想当中队长”·····	(26)
旅途拾零·····	(27)
弄璋与弄瓦·····	(36)
一笔还没有记完的「流水帐」·····	(37)
莫让南郭弟子占乐池·····	(39)
同侪挥泪哭知音·····	(41)
——痛悼杜迈之同志	
重游南岳衡山（七绝）·····	(43)
做改革的促进派·····	(45)
——访长沙铁道学院副教授李慰萱	
编刊琐谈·····	(47)
从“大熊猫的生杀大权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 是个悲剧”说开去·····	(50)

· 世象撷微 ·

扫一扫干部中的“法官”	(53)
“挑柴卖，买柴烧”小议	(54)
取消这种无形的牌子	(55)
也说耕地·人口·粮食	(57)
赞“钉子”精神	(59)
蔡锷应童子试	(61)
读者欢迎短文章	(62)
一位「点状石墨铸铁」发明者的遭遇	(64)
从吃零分想到的	(68)
“杀鸡儆猴”别议	(70)
好事何必多磨	(71)
武陵源揽胜（七绝）	(74)
访问蔡锷将军孙女蔡愉慈老师	(74)
渔父乐·贺友人乔迁新居	(77)
调笑令（正格）	(78)

——澳门环岛游抒怀

从一条迟到的消息说起	(79)
生财有“道”	(80)
减字木兰花	(82)

——校友人王和政著《旅游漫记》

七律	(83)
----------	--------

——读给老同志致敬信感怀

“溜须拍马”趣谈	(84)
李白学新诗	(86)
集句两首	(90)
读报偶拾	(91)

· 世象擷微 ·

夜读《今言》·····	(94)
三袁“出山”献余热·····	(98)
七嘴八舌话狗猫·····	(101)
人咬狗的联想·····	(103)
李立三轶事·····	(105)
如梦令·····	(109)
「铡美案」平反记·····	(110)
161次列车上的“倒爷”·····	(114)
调笑令·闻友人换届落选·····	(116)
浮想连翩侃简政·····	(117)
为“洋倒爷”正名·····	(120)
倡廉惩腐古今谭·····	(122)
《联语寄情 感人至深》读后·····	(133)
女孩被车轧伤之后·····	(135)
对《阴晴》某些情节描写与青年女作家 寒冰商榷·····	(137)
茶余饭后话稿酬·····	(138)
老佛爷“下海”办实体·····	(143)
后记·····	(147)

· 附录 ·

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的信

青年女作家寒冰的信

他以栽培平菇为乐 罗小沙

「天亮」前后 丁国泉

试评《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 丁国泉

对如何办好《湖南盟讯》的管见 白水

金盆岭纪行

10月2日，人们仍沉浸在庆祝国庆节的欢乐中，民盟长沙市委会选择这个喜气洋溢的日子，组织了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参观市郊区金盆岭高级农业合作社。

这天一早，天下着蒙蒙的细雨。记不清这是今年入夏以来老天爷降第几次甘霖，“佳节”逢“甘露”，人们的脸上更显得分外愉快。

8点半钟，我随着这支由盟员和社会知识分子共140多人组成的参观队伍，乘着宽敞而舒适的汽车出发了，车子绕过“五一”马路的街心花园，穿过热闹的八角亭大街，直向城南驶去。

“快到了！”车子刚爬过一个不陡的山坡，一位女同志欢乐地喊起来。这提醒了我赶快给大家报告“参观注意事项”，真快，八华里的旅程，眨眼工夫就到了。

一堂具体生动、内容丰富的课

汽车在黄土岭停下了，好客的张社长从一工区跑来，向我们每个人亲昵地招呼；两位年青的姑娘，深怕怠慢了客人，热情地把我们请到一幢刚建不久的房子楼上。人们刚坐下，社长就象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一五一十地介绍合作社的各种情况：

“我社跟郊区其他高级社比，是个不在人上，也不在人下的中等社，今年2月，由10个初级社436户、2112人组成的，拥有土地2600多亩。社的面积很大，有八华里长，七华里宽，社址设在新开铺。”

“不凑巧，今年碰上近几十年来所未有的旱灾，稻田减了产。”说到这里，张社长停了停，又补充说：“虽然遇到这样的坏年成，但加上各种副业，绝大多数的社员还是增加了收入”。他一口气举出一连串的例子：“6月那次预分，有个叫戴俊的社员，一家八口人，只有两个劳动力，除了口粮之外，还分了370多块钱。”他习惯地看了一下四周，又继续说：“搭帮共产党和毛主席把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搬开了，我们做了土地的主人，劳动积极性获得了充分的发挥。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活有了改善：许多人盖了新房子，‘糠菜半年粮’和‘新三年，旧三年，补补钉钉又三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每天三顿雪白的大米饭，逢时过节

还要弄点鱼肉；一般社员穿上了工农蓝，不少的妇女和小孩还添了美丽的花衣，有的还缝了卡叽布制服，买了长统球鞋”。接着，他又告诉我们：

“现在社员的健康状况也好了，凡是有病的都能上医院治疗。”张社长知道我们这些客人都是知识分子，当他谈到社员们渴望学习文化的心情时，声音特别宏亮。他说：“在一天紧张劳动之后，他们忘记了疲劳，就到夜校学文化，节日、假日就演戏跳舞，社里的业余剧团还被评选为省的模范剧团。”最后，张社长诙谐地说：“从外表上看，现在你已分不清我们的社员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他说着忍不住地笑了，大家也笑了。

遍地皆黄金

快11点了，张社长结束了他的谈话，陪同我们到涂家村参观他们的一项主要副业——挖黄砂。黄砂是机械工业部门作翻砂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原料，它能耐高温。照现在的价格，一方砂能卖46块多钱，今年仅八个月的时间，已收入了5万元，可买稻谷100万斤。目前已和几个工厂订了合同。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几十个男女社员正在挖、淘。据苏联专家说，这砂质量好，在我国还发现不多。明年准备大量开采，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参观时，许多同志被这黄橙橙的砂子吸引住了，整个山几乎都是这样的砂，一位同志赞赏地说，“金盆岭真是遍地皆

黄金。”有几位老年同志还用手撮了一些把纸包着留作纪念。

金盆岭的面貌在改变

从涂家村转身，几位同志在黄土岭的山坡上漫步，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两三年前，这里是些矮小的茅棚，周围山上，除了几棵稀疏的杉木以外，尽是一片野草。现在情况变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排排高大的楼房和插入云霄的烟囱，机关、学校、工厂，星罗棋布似地安放在许多被平夷了的山头上，还有许多规模更巨大的建筑，正在兴工。载满着建筑材料的卡车、马车、板车、人力车象梭子一样，不倦地在宽广的公路上奔驰。这里，你看不到蹒跚而行的人们，每个人都为了又多、又好、又快、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和时间赛跑。

祖国在前进！金盆岭的面貌正根据人们的意志在改变。

秋雨洗净了尘土，空气显得格外凉爽、新鲜，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汽车，和主人挥手告别了。

（原载1956年10月30日《湖南盟讯》）

注：37年后的今天，金盆岭地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早已奔上小康大道。如看到《纪行》中介绍的穿吃等情况，请莫喷饭，因为已是不可改变的历史。

（1993年8月31日）

拆“墙”填“沟”

不平则鸣。

搞了几年民主党派的工作，耳闻目见，接触了一些关于党与非党干部合作共事关系的实际问题，现在把它写出来，也算作我的鸣吧。

在党与非党干部合作共事关系中，首先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是非党领导干部的有职有权问题。许多非党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不论是正职或副职，绝大多数都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有些会议不让他们参加；许多应当请示汇报的问题，不请示汇报；某些可以看而且应当看的文件，有时很难看到；讨论问题走过场，协商工作流于形式；人事调动更无权过问。一个干部将要调动，普通党员已经知道了，但非党领导干部有时还不知道。某些党员包办代替的作风严重。某机关一个非党负责干部到外面参加什么典礼，连发言稿也代为拟好，只能照着念。在这样的情况

下，非党领导干部的聪明才智无法发挥，思想苦闷，不愿干领导工作。

关于非党干部的培养，提拔也存在问题。凡是调训学习的，多半是党团员，非党干部很少机会。提拔也是一样。某机关一位党员同志，只搞几个月办事员就提拔为科长。去年某技术部门提升当科长、副科长的尽是党团员，非党干部一个也没有。有人反映，评选先进工作者也有类似的情况。某厅一位党员副厅长，在领导技术和生产方面，事故层出不穷，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结果也评上了。去年某人民团体评优，起初把所有党团员名字都写上，后来群众一再反对，不好意思，才去掉两三个，同在这个单位工作的一位非党干部，工作很好，结果却没有评上。因此，有人反映说：要当长，先入党，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还有一位同志说：如果以加入党团组织来衡量一个人有德或没有德，那就是党团员有德，面广大的非党干部就缺德了；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德，是不够全面的，应该还要结合工作、学习、思想作风来衡量。我们知道，才能是能够培养的，同样，一个人的德也是能够培养的，如果否认这点，思想改造就没有意义了。在职非党干部当中，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没有根据他们“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的原则和专长安排工作。有一位大学副教授，在某公私合营企业作了

多年的收发，后来又改作营业员（不知现在是否另外作了安排？）。还有一位会计师，现在某生产合作社干普通的记账工作。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我国还很落后，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摆在这样一些工作岗位上，是用人方面一个极大的浪费。可惜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严重的注意。

在生活福利，政治待遇方面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一个非党干部犯了错误，马上大家就知道了，受处分的也比较多；而且作报告每次都成典型。他讲的话对与不对，都不大愿意听，升级加薪的问题则更少考虑。某工程公司有个大学毕业的非党干部，工作能力很强，由于工作上犯了错误，150分的工薪搞了几年，到撤销处分之后，才又增加20分，级别则始终没有动。党员同志犯了错误则容易被人谅解，所犯错误的事实，党外人士也很难知道。某机关一位副经理犯了错误，受到了行政处分，没多久就又升级了，由副经理而经理，后来又升为局长。在生活照顾方面，对党员照顾不同，对非党干部又不同。某人民团体派了两个干部到北京开会，一个党员，一个是非党干部，回机关后，党员同志得到了二十元补助费，而这位非党干部家庭生活很困难，据说是“家无隔宿之粮”，结果却一分钱也没有补助。这种不一视同仁的现象，据说在家属照顾方面也能体现出来。某试验所一位同志反映：有些党员

的家属能力很差，也分配了工作；相反，非党干部的家属即使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也很难得到领导的照顾。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是无法使非党干部满意的。我认为这种不满，是合情合理的不满。因为在一个革命大家庭里，显出两种不同的对待，除了起离心作用以外，是丝毫也没有好处的。

非党干部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以上这些现象，说明党的某些组织还没有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不知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已经形成兄弟联盟，还把知识分子当作外人看待。为什么贯彻不好呢？我想，除对我国伟大的变革认识不清，对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作用估计不足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宗派主义。他们把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事业，看作是少数人的事，认为少数人能够包办得了，对其余人采取排斥的态度。目前，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墙还不高，沟还不宽，我们应当大家动手做拆墙填沟的工作。但是，要把这项工作作好，党员应该首先带头动手，民主党派的成员也应该主动地加以协助，帮助党调整各方面的关系，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原载1957年5月30日《湖南盟讯》5月号）

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自由参加，帮助

• 世象擷微 •

党员和党组织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其他的错误思想作风。为此，我写了《党群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刊登在5月30日《湖南盟讯》上。不久，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6月19日张鹤泉等人在《新湖南报》发表文章，拉开了湖南民盟反右斗争的序幕。我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向党进攻的“子弹”，是一株大毒草，结果，我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全国被错划的知识分子，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一共有55万多人。

1960年9月30日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1979年3月28日批准改正，恢复政治名誉，安排工作。现将原来的题目改为《折“墙”填“沟”》，其他不作任何变动，收入《世象擷微》中，供后人评说。

（1993年8月2日）



难忘的1958年除夕

今天是大年三十，下午4点半钟，刘保卫员传达了关于准许“五类分子”回家过春节的通知。参加劳动锻炼的革命干部，吃完午饭就陆续离开长沙林校回城了。我们这批打入另册的，最后才走。

天公不作美，雨一直下个不停。归心似箭，我顾不上两腿浮肿，找根拐杖就上路了。风大雨急，黄泥路又烂又滑，幸有东西撑着，没跌跤子。从林校到小吴门，不到20华里，等我两只水桶似的脚移到戩子桥2号时，已是万家灯火，鞭炮响个不停，大家准备吃团年饭了。

老伴主张空时不空节，将牙缝中省下来的钱办了四样大家喜欢的菜：一碗红烧猪肉，里面放了一半土豆，一小盆红烧鲢鱼（人民币两角一斤），一盆大葱头炒腰花（猪腰三角一斤），一钵心肺汤（一幅几斤的猪肺约三、四角钱）。为